

诗人中之诗人——济慈



刘治良 著

贵州大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哭济慈(代序)

长歌哭济慈，
未语泪滂沱。
诗人之诗人，
命短苦难多。
幼年丧父母，
贫穷伴病魔。
蓓蕾初绽放，
狂风吹花落。
诗业尚未立，
爱情又无果。
名字写水上，
佳篇留长河。
不朽《书信集》，
千古《夜莺歌》。

作者 2001 年 2 月 23 日
写于济慈忌辰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代序)

费小平

刘治良教授的学术著作《诗人中之诗人——济慈》就要问世了，作为学生兼朋友的我继两年前为推出诗文集《寸草心》的他欢呼之后，再次为他喝彩，为他祝贺！

刘治良教授，贵州大学外语系老教师，春秋几回度，桃李满天下。同许许多多的学生一样，我也曾是刘老师课堂上的忠实听众。20年前，当我以普通学生身份在法阶一倾听他娓娓叙述英国文学发展之历史时，我还不到20岁，当时无论如何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会跟刘老师做同事，而且同在一个教研室。更没想到，我们竟能做二十年的朋友——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常在一起讨论文学、文论、文化、人生等问题，一道享受“对话的欢娱”(the pleasure of the dialogue：仿 Roland Barthes 之语)。不尽的话题，融融的友情，令人难忘。在我去年九月启程赴川大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刘老师专门赋诗一首为我送行，感人至深，褒奖有加，“蓉城修炼三载后，长风破浪定有时”的鼓励之辞至今仍萦绕于心。

此次寒假我由川大归来，刘老师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诗人中之诗人——济慈》一书写序，我诚惶诚恐。尽管我写过不少书评、杂谈、推荐信之类的“人情文字”，但那都是为朋友写，为学生写，与此是不同的。因此，我当

时随口说道：“写序往往是名人或长辈之事，哪有学生给老师写序之理？”可刘老师却答道：“我就要反过来，要学生给老师写。”数日之后，他亲自将书稿送到寒舍。单凭这一点，你似乎可以感受到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颠覆传统，张扬多元的颇具后现代色彩的人文情怀。

据我所知，作者的济慈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回，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作者以“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苦渡学海伴青灯，勤越书山翻黄卷”，先后发表了不少济慈研究文章，并培养了几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诗人中之诗人——济慈》正是作者这番诗意人生追寻之结果，是作者自己作为英国文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济慈专家的一次“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同时也是上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劫波后对自我命运的一种拯救。

《诗人中之诗人——济慈》近20万字，由“生平研究”、“作品评述”、“诗歌艺术”、“名篇赏析”四大部分及“年谱”、“主要作品目录”、“主要参考书目”三个“附录”组成，“多音齐鸣，众声喧嚣”，既有“历史的探寻”，又有“美学的沉思”，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著作，播撒着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第一部分的《济慈的亲情世界》、《济慈的友情世界》、《济慈的女性世界》三篇文章充满深挚的感情，很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寓情于理”的风味。它们先从济慈耽于理想的“爱的天国”的人生态度谈起，最后归结到这份“博爱”与作品的关联，这种写法正是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事”之法。第二部分的文章系本体论研究，涉及整体研究，如《济慈诗歌创作成因探源》、《济慈诗歌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代序)

主题谈》;也涉及具体研究,如《关于〈恩狄米昂〉的主题》、《〈海波里昂〉的两个主题》等。《济慈诗歌创作成因探源》一文首先对一系列作品的艺术张力进行详细而完整的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济慈诗歌创作的成就完全得益于“他不失时机地运用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批判性的智力,从他的先辈诗人及他们的作品中不断获得诗歌创作灵感。”有理有据,结论令人信服。《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采用比较的方法,揭示出负载于二位诗人作品中的共同主题——“永恒”中获得统一的“生命——艺术”主题。这一主题鲜明地体现出文学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意识。而第三部分的《济慈诗中独特的“感觉”形象》、《济慈诗歌的音韵美》两文是我最为赞赏的。前者通过《献诗》、《恩狄米昂》、《夜莺颂》、《假如我面貌英俊》、《仿斯宾塞》、《致雷诺兹》、《秋颂》、《致睡眠》、《赛姬颂》、《睡与诗》、《希腊古瓮颂》、《给我的兄弟们》等作品中大量视觉、触觉、听觉形象的清理,考证了济慈诗中体现“葱茏的恬美”与“柔和的静美”的独特的“感觉”形象这一“话语事件”(speech event),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颇有福柯“知识考古学”(archeology of knowledge)之遗风。而《济慈诗歌的音韵美》则反映了20世纪文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the turn of linguistics)的不可逆转之潮。它通过大量例子认真探讨了济慈诗歌旋律的三格式:(1)组合成交替形式下的元音;(2)不停变换并造成对比的声音回响;(3)频繁重复下的并建立密不可分关系的辅音与元音。这种语言文本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因为在许多后现代批评家看来,“语言是人的存在家

园”（海德格尔语），人类的很多问题都可用语言去理解、规范和阐释。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并将之贯彻于巨著《管锥篇》中。

学术散文化也是该书的一个特点，集中体现在第四部分“名篇赏析”中。那些悦耳动听的篇名本身——“缕缕诗情现笔下 写尽人间手足情”、“漫游诗海喜欲狂”、“人生时令奏鸣曲”、“愿将爱梦寄女神”、“宁为林中幸福鸟 不作世间苦难人”、“只要爱心永不泯 悲伤欢乐都是歌”——就是优秀的散文，沁人心扉，令人心旷神怡。这类讨论济慈的文章没有什么吓人的理论框架，没有什么束缚拘牵，往往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清新、自如、雅俗共赏，可读性极强。这种印象式地、诚挚地闪烁着批评者诗性智慧的评论文章如今并不多见，但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钟嵘的《诗品》、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士祯的《渔洋诗话》等，在欧美19世纪的评论中也曾盛极一时。

刘治良老师的文风很好，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洗练、流畅。文如其人。全书看不到任何矫饰与造作，其智慧与练达，才气与性情、文思与文采都是自然的流露，犹若水满自溢。这或许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赞赏有加的“风骨”——“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一切是那样的澄明，那样的无遮蔽。这一魅力在于一份成熟与童心不失的完美结合。已过“耳顺”之年的他经历太多的世事变迁，体尝过太多的人间冷暖之后依然有一颗平常心。他喜欢青青的草地、碧绿的小树、潺潺的流水、蓝蓝的天空，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代序)

喜欢绕膝弄孙，喜欢谈诗作文，以文会友。这是后工业社会中令人肃然起敬的一种可贵品质，一种可贵人格，一种罕见的飘逸。

刘治良老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是一个恬适的学人，是一个散步的诗人，更是一个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他能在不经意之间唤起我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我真想拉他去喝酒，如古代两个举觞对饮的豪士，感谢他给我带来这份酣畅，这份本真，这份崇高，这份彼岸的世界。

写到这里，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高古的哲学诗人荷尔德林的声音：

只要善良，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便会欣喜地
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如苍天彰明较著？
我宁可信奉后者。
神本是人之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2002年1月28日至30日于贵州大学北区

—— 目 录 ——

序 言 (1)

第一部分 济慈生平研究

1. 济慈的亲情世界 (1)
2. 济慈的友情世界 (12)
3. 济慈的女性世界 (24)
4. 济慈爱的困惑 (41)
5. 相爱无果叹命薄 (53)
——读《济慈评传和书信》

第二部分 济慈作品评述

1. 济慈诗歌创作成因探源 (61)
2. 济慈诗歌主题谈 (74)
3. 济慈颂诗的主题 (86)
4. 关于《恩狄米昂》的主题 (95)
5. 花神的国度 想象的世界 (107)
——济慈早期诗歌浅析
6. 生命之春在艺术 艺术之美在永恒 (118)
——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
《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
7. 《海波里昂》的两个主题 (128)

第三部分 济慈诗歌艺术

1. 济慈美学思想浅谈 (139)
2. 济慈诗中独特的“感觉”形象 (148)

目 录

- 3. 济慈诗歌的音韵美 (157)
- 4. 漫谈济慈对英国诗歌的影响 (166)

第四部分 济慈名篇赏析

- 1. “强者诗人”的风范 (175)
- 2. 缕缕诗情现笔下 写尽人间手足情 (178)
- 3. 灵感来自想象力 (181)
- 4. 一首生命的赞歌 (184)
- 5. 悲愤出诗人 (187)
- 6. 漫游诗海喜欲狂 (190)
- 7. 凄婉动人一哀歌 (193)
- 8. 人生时令奏鸣曲 (196)
- 9. 宁为林中幸福鸟 不作世间苦难人 (199)
- 10. 艺术之美在永恒 (206)
- 11. 秋景秋声心之声 (212)
- 12. 只要爱心永不泯 悲伤欢乐都是歌 (216)
- 13. 愿将爱梦寄女神 (221)
- 14. 诗责言人心 (227)

- 附录一 济慈年谱 (235)
 - 附录二 济慈主要作品目录 (251)
 -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255)
-

济慈的亲情世界

这里的亲情，主要是指济慈同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亲密关系，是一种血亲之情。济慈短暂的一生充满苦难与悲伤。尽管饱尝了双亲早亡，诗名未成，爱情无望之大苦，但作为长兄，济慈却始终不忘长兄如父之责任，以一颗仁爱之心关怀、爱护着他的弟妹，直到临死之际都还牵挂他们。其本身就是一首诗的济慈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经久难忘的手足情、兄妹情之歌。

—

济慈的父亲名叫托马斯·济慈。他自幼从英国西部来到伦敦谋生，是一个聪明伶俐、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到二十岁上，他已成了伦敦一家名叫斯旺——霍普的马车行的马夫领班了。马车行的主人叫约翰·詹宁斯。托马斯·济慈勤奋、能干，很讨主人的欢心，并且很快就赢得了主人的女儿弗朗西丝·詹宁斯的爱情。1794年10月，这对有情人成了眷属。1795年10月31日，他们的长子约翰·济慈诞生。济慈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弟乔治，二弟汤姆，小妹弗朗西丝·玛丽（又名范妮）。济慈的家庭充满温暖和自由的空气。兄妹四人得以健康成长，亲密相处，靠的是彼此间的信赖与忠诚，因而也才有后来济慈这个长兄对待他的弟妹所表现出来的近乎父亲般的体贴与疼爱。

济慈一家的前景看似光明灿烂。外祖父和父亲经营的马车行兴旺发达，母亲疼爱孩子，兄妹和睦相处。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1804年4月5日夜晚，济慈的父亲从郊外骑马回家，因天黑路滑，不幸从马背上摔下来，因头受重伤而死。这一灾难有如晴天霹雳。父亲死后不久，母亲匆忙改嫁，后又很快离婚，并且离开了自己的子女。1805年3月，济慈的外祖父离开了人世。丈夫死后不久，坚强的詹宁斯夫人担当起了养育、照顾四个孩子的责任，她的家也就成了济慈兄妹的第二个家，她也就成了济慈的第二个母亲。在这里，范妮·济慈长成了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她性格温和，举止端庄，深得外祖母和三个哥哥的宠爱。好景不长，1814年12月中旬，济慈的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现在，济慈成了一家之长，幼小的弟妹需要他照顾、抚养。外祖母一死，兄妹四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改变。十一岁的范妮被带到外祖母生前为他们选定的监护人艾比的家中，过着一种乏味的体面生活。汤姆被带出学校，被安置在乔治工作的艾比办公室里打杂。在新家所在地埃德蒙顿就只剩下济慈孤零一人。从此，济慈就要担当起长兄如父的责任。

二

按照外祖母的遗嘱，济慈一满二十一岁就可得到3000英镑的遗产。济慈想到，他应该把这些钱花在他的两个弟弟身上，他们均未成年，只有靠大哥。因此，济慈打算把自己的花销降低到每年一百英镑。对一个年轻单身汉来说，这仅是一笔“中等的生活维持费”。大弟乔治

一直没有一个满意的工作，为此，济慈很是忧虑。乔治一直在考虑移居美国。到 1818 年 3、4 月份，乔治终于征得怀利夫人的同意，让他同其女儿乔治娅娜·怀利结婚，并带她去美国。乔治有上千英镑的遗产。可以在美国买一个农场，大干一番事业。他相信，在一、二年内，他定会挣到足够的钱以供养他的哥哥和弟弟及怀利一家。济慈承认，这是乔治最好的选择，因为他明白，作为一个伦敦小商人、乔治独立性太强，心高气盛，总感不满足，因而同意他去美国。然而，在宣布这一消息时，济慈告诉他的朋友贝利：“我正处于那样一种低沉的情绪之中，如果我是在水下，我是决不会浮到水面上来的。”什么时候会失去汤姆，济慈尚且不知，但在眼前，或许在一、二月内，他就将失去乔治——一个常为他分忧的最亲密朋友。想到这些，济慈感到十分难过。这时，汤姆的病情又增添了新的忧虑。至于谈到自己的婚姻，济慈坦然告诉贝利说：“我对婚事淡心到了冷酷的程度。我因早失双亲的不幸而产生的对我弟弟的爱已变成一种‘超过女人之爱’的爱——一想到他们，任何女人给我带来的美好印象都会荡然无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长兄的济慈对其弟弟的爱是何等的真切与深厚。乔治同乔治娅娜的婚礼将在五月底举行。济慈曾经写道：“再也没有比我的弟弟的婚礼让我更高兴的事了。”因此，济慈跑上跑下，忙前忙后，为乔治的婚礼操心不已。乔治夫妇准备去美国；济慈与布朗准备徒步旅行去苏格兰。6 月 22 日是他们共同出发的日子。他们四人在斯旺——霍普马车行乘上了去利物浦的马车。当晚他们住在利物浦。济慈和布朗第二天一清

早离开利物浦踏上徒步旅行征途时，乔治和乔治娅娜还在梦中。在这之后，济慈同乔治天各一方，虽书信往来不断，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

1818年12月16日，汤姆病故两个星期；济慈提笔给乔治和乔治娅娜写信。信中谈及汤姆之死的内容寥寥数语，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被大西洋所隔的兄弟情谊。济慈在信中说：“在那儿你有伯克贝克做朋友，这儿，我有布朗做朋友——有时候，我感到我们是遥遥相隔，可有时候，就象此刻，我同你在精神上是直接相通的。那是一种永存的状况，只要俩人相互了解，他们之间就没有空间的阻隔。”济慈同乔治是兄弟，同时，也是天涯若比邻的朋友。

1819年1月，乔治因生意失败，回到伦敦筹措资金。乔治要求济慈把他应从汤姆那儿得到的一份遗产暂借予他。从表面上看，乔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济慈却感到为难。在这之前，济慈曾答应也要帮助乔治。那时，济慈没有想过要同范妮·布劳恩结婚；那时，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即便诗歌失败，他还可以从医或搞新闻。但是现在，所有这些都变了。济慈剧本《奥托大帝》的出版前景暗淡，并且负债累累。他还不能告诉乔治他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他也不愿告诉乔治他对范妮·布劳恩的承诺。1月末，乔治结束了他的访问。离开伦敦前，他匆忙赶去维尔瑟姆斯托同范妮道别。他的这次访问比较成功，筹集了700英镑的资金。分别时，乔治尚不知道他太为难了他的哥哥，他把济慈的那份遗产也一同带走了。兄弟俩在1月份寒冷的早晨，在伦敦一家小旅店分别，此后，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这是一次永别。

三

1816年夏天，天生体弱的汤姆生了一场大病，远在伦敦盖伊医院工作的济慈十分担忧。十七岁的汤姆，个子高大，一副被当时医生描写为“肺结核病人”的体型。从他跟艾比当职员起，他的健康一直受到长时间工作和伦敦烟雾的伤害。在前一个冬天，汤姆曾被送到里昂去休假，那里气候温和，是疗养肺结核病的好地方。现在他看上去仍然苍白、瘦削。济慈决定带他到海边度假。不久，他们就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马加特岛，肯蒂西海岸上一个有名的疗养地。兄弟俩彼此相差四岁，性格极其相似，是旅行的好伴侣。正如济慈所说，汤姆生来就“异常热爱生活”。按照乔治的说法，汤姆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济慈，因为汤姆有着同济慈相似的性格：感情脆弱，想象力丰富，读书兴趣浓厚。这次马加特之行更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兄弟情谊更深厚了。

1817年夏天，汤姆看上去仍是一副病容，十分可怜。汤姆的病情让济慈想起母亲所患肺结核病的症兆——苍白、发烧、咳嗽不止。济慈决定，汤姆应在德文度过冬天。但，冬天过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并且出现了新的病症——心悸和吐血。毫无疑问，汤姆染上了肺结核。1818年2月28日夜晚，济慈从伦敦出发去德文看望病中的汤姆。那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象往常一样，济慈也是坐在廉价的车顶上，全身给淋湿透了。到达特恩茅斯时，济慈已感染上了严重的喉痛症。在医生和济慈的精心照料下，汤姆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但要痊愈，看来很

难，这令济慈十分担忧。为了照顾汤姆，济慈留在德文一个多月。一天晚上，济慈向海滨走去，坐在一个野草覆盖的岩石上。这时候的大海通常都给济慈带来平静。但是，这一次，济慈却在海中看见了某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海的深处，有一个永恒的可怕的毁灭，一个深渊突然出现在济慈的眼前。济慈意识到，汤姆是不会好的了。尽管汤姆十分热爱生活，最后，还是什么也救不了他。平静而冷漠的自然美一直都是济慈不幸的慰藉物。然而，现在它对济慈的痛苦好象也无动于衷。1817年春天，济慈曾告诉过乔治：“我在盖伊医院学过的外科手术已经完全忘记。”现在看来，照顾汤姆的体验又使这个埋葬了的词语恢复了新生。在母亲生病之时当上、尔后又放弃了的医生现在又回过头来质问起弃医从文的诗人了。在德文照顾汤姆期间，济慈曾再三谈起要为世界做些建设性的事情，甚至——正如他在心情最忧郁之时说过的那样——要为“伟大的人类目的去死”。

济慈在德文期间，四月的一天，他的朋友查尔斯·布朗从汉普斯特德写封信来，提议济慈在那年夏天陪他进行一次穿越英格兰北部到苏格兰的徒步旅行。济慈立刻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他将看到华兹华斯生活居住过的湖区和山地，那是创作诗歌的好地方。一旦到了欧洲大陆，那儿就有“人间王国和这些王国的壮观景物。他可以将它们收集起来作他的诗歌素材的‘惊人的回忆’”。济慈幻想着一种旅行和学习生活，最廉价地生活在欧洲，靠诗歌挣来少得可怜的钱——此刻济慈暂时忘记了德文郡的雨水正拍打着他的窗户，身边还有要他照顾的病重

的弟弟汤姆。在考虑他的计划时，济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他的安排同他的弟弟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时，济慈思想负担很重，汤姆的病情不见有大的好转。

有一阵子，济慈感到犹豫，他是否该放弃去苏格兰的旅行。如果他把这一想法告诉汤姆，那他会大吃一惊。显然，汤姆是坚持他哥哥完成这次旅行的，因为他知道，这次旅行是济慈创作《海波里昂》计划的一部份。汤姆告诉济慈，他尽可以放心地去，不必为他担心。他们在汉普斯特德有很多邻居给汤姆作伴，特别是他们的房东狄尔克夫人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关照汤姆更是毫无问题。走之前，济慈仍然担心汤姆会感到寂寞，再三恳请他的朋友泰勒多给汤姆带些书去。

因自身的严重感冒和汤姆病情的恶化，济慈中断旅行，提前于8月18日回到伦敦，并即刻赶往汉普斯特德。济慈心情沉重，情绪低落，登上了去维尔沃克的山路，汤姆正在那儿等候着他。汤姆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十分可怜。显然，汤姆的肺结核已到晚期，他正在死亡的边缘。济慈深知这一点，因而深感不安。济慈不顾旅途的疲劳，自己正患重病，夜以继日地守候在汤姆的床前，尽一个大哥的责任。汤姆发冷咳嗽时，济慈照顾他，绝望时，安慰他，感到舒适时，讲故事给他听，尽力在他面前保持高兴快乐的样子。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济慈重读《李尔王》时，他的弟弟睡着了，济慈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可怜的汤姆”几个字。过度操劳的济慈看上去十分憔悴，但他从不离开垂危的病人。济慈在信中告诉乔治：“可怜的汤姆眼巴巴望着我，好象我是他唯一的安慰。”济慈只是眼睁睁

看着汤姆可怜的样子，没有一点希望，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济慈清楚地记得，九年前，长长的夜晚，他就是这样守候在母亲的病床前的。汤姆的生日 11 月 18 日平安地度过，他满 19 岁了。11 月 30 日夜晚，汤姆明显是不行了，次日凌晨 8 时，这个文雅而快活，一直感到自己是两个哥哥的累赘的病人，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两星期后，济慈写信告诉乔治说：“可怜的汤姆最后的日子是最为悲痛的，但他临死时刻并不怎么痛苦，奄气时毫无痛苦的表现。”当丧钟在圣·斯梯芬教堂敲响，汤姆下葬在他的父亲、母亲、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旁边。这一天，济慈是否记得起两年前写的那首愤怒的十四行诗。那时，他们住的地方正好听见这些丧钟的声音。汤姆死了，汤姆带着他所有的生活中的欢乐走了。“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济慈”的人永远地走了，济慈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汤姆之死总在济慈脑中盘旋，但他外表上却尽力抑制自己的悲哀，就是在写给乔治的信中也少露悲伤痕迹。12 月 17 日葬礼过后，济慈很快就投入各种社交活动，借此抹去过去三个月的记忆。

四

1817 年夏天，济慈从牛津写给范妮的书信表现出了长兄对小妹的慈爱关怀。按照规定，范妮要在监护人艾比家中寄养至成年为止。但由于艾比及其夫人的吝啬与刁难，范妮一直感到不愉快。这种缺乏温馨气氛的生活正把范妮变成一个忧伤多愁的姑娘。济慈在信中问她看了些什么书，给她讲述他正在创作的长诗《恩狄米昂》的